



章衰矣齒髮日變于舊亡兄屬續之初老
母哭之欲絕積憂之餘面足俱腫由其獲
罪于天不死延禍同氣以上累于高堂痛
徹骨髓如何可言諸君不遺老朽慰之連
尺撫狀不勝悲哽傾感之至于逢別紙具
得平湖履任之詳可歎可歎彭澤不折腰
於督郵平湖不屈膝於當道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古今一揆也數日前閱甲辰舊詩
改贈平湖章云偶從道路得行藏南北東

西又此鄉滄海一身堪自遠平湖數口為
他忙江山舊宅香株老籬落東風豈角長
小與先生分出處扶番窻下細抄方又改
次章頷聯云到手閑官如處士從頭詩卷
又江湖去秋與張進士唱和絕句云不求
老馬在長途誰道乾坤一馬無伯樂未來
幽薊北憑君傳語到平湖諸詩謾爾豈遂
為之兆了諸君其亟掾攬山之室南川之
歸無日六八景易今秋不免隨俗應試非得

已也家貧不能日給無可仰干於人一也
祖母年高氣衰悼往憂來懷抱作惡齋得
一解可以慰解二也是兇賊分已定責之
以越常之事必不能堪三也功服不得科
試程子據禮言之當如此亦古人常事耳
在今日可以望於賢者而不律衆人也若
曰祖父喪在淺土雖服已除亦不應試此
又過今之人遠甚子逢自量力為之孟子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為之而力弗逮反暴

其氣矣秉之在獄安否禍變之成非一朝
夕今日之事不知秉之平生費多少麩蘖
醞釀來也為我謝平湖秉之雖窮使甘心
觚翰如藏用輩低徊於里塾寧有此惜哉

與鄧勝之

勝之足下自頃歲寒舍一話別去未嘗忘
但懶作書耳春初聞太夫人委銳又闕一
疏多罪多罪僕之心事惟足下知其無他
則知僕之交於人者如是使世之知僕者

異於足下幾何不斥其簡而怒且譏耶足
下勤于勤僕之意每見德孚與語未嘗不增
戚戚於胸次顧足下之所欲為者其機未
始不在我如足下亦何所不至慎勉之母
以畏難止也承枉陰陽家誣日等問僕不
究其得失然大槩以為術家之書其說主
於禍福故不宜盡拘盡拘則害理聖人無
是也吾徒作事宜何所法守聽命於術之家
說而我無所可否焉僕竊為今人不取也

小五星等書自地理家秘而不傳然其說亦動靜兩端而止耳足下將求之不一耶反求之吾心以觀其會耶抑徒寶愛其術而思藏其故紙耶足下欲之必有其指不愛一言以慰懸仰幸甚幸甚壬辰五月日
某再拜

復李世卿 先生門人

圭峯山靈相候已久何濡滯爾耶世情不可盡徇盡徇則失已與諸鄉老龍興寺舍

相對竟日孰與置一榻於圭峯為足快也邑中山水白龍玉臺最勝諸前輩有賦詠可盡收入志中慎勿留意拙作為世卿累也切囑切囑昨晚陳伯謙過白沙出示與僧文定詩 頗有援救意不審聞於邑主否封去某近作記文一首據拙見詞格不古終傷安排不知世卿以為何如朋友間評論文字在於求益奚事虛讓為讀畢還一字示可否乃老拙所望於世卿者也

與賀諮

賀生秀才得生書把讀未半亟呼童子使
召犬子來讀之何生之言似乃翁也幸甚
昔在長安日過乃翁生時方毀齒能知兩
翁意見輒呼曰我老先生來矣坐則置生
膝前撫生頂與乃翁語至今岐嶷可想生
猶畧記老先生面目乎味生之言其志遠
且大恨生不生南海又恨風疾文離老脚
不能及遠冀一見生容止接生言論有疑

相與對面折衷之何可得哉里生陳紹裘
行託以告區區禮闈之會可必否耶

荅陳宗湯 先生門人

得宗湯六月十日書書中作字太竒老眼
不識服周讀之以告我耳丘侍御取道還
閩過白沙留語竟日獲聞考察事詳微侍
御宗湯索我於黃雲笑周憲長半辭之頃
誑已信人洞見肺腑二公為天下惜人才
公去取同此心也侍御尤拳拳於桓溫問

孟嘉之一語噫何愛人之無已也宗湯念
之一時交游東鎮西覆民澤可期遠到西
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
堪舉踵餘亦無足顧者所須縣誌謾徃一
冊世卿為此書蓋亦自以為未足云為我
謝李侍御戊午八月十一日章復宗湯掌
教

與周文都先生門人

來喻具悉畜來始末前此未知之也昨日

簡中言偶與之合耳然不害為義也非子
來死於道路久矣度來之心不肯舍子而
之我來若自計曰不違主之命是亦報主
也吾斯納來矣來雖小所以處於來大者
存焉吾此心是也此心滌之則明物澆之
則暗此吾所以不敢苟於子也傳曰以友
輔仁

又

丁一桂至想蒙照及渠甥舅間未知所以

處所有送行物一一封識為携至虔州交
附郡主督府通令得見或蒙一助寡婦孤
兒之幸也北門地券不識可還白泐否和
得汪侍御一詩託寄上冊乘俟寫得別附
去顧別駕今為古人矣會間幸及之五羊
何日發舟言不能盡五月十九日

與梁貞 先生門人

肺病外感則風內感則煩調攝之方莫先
虛靜秋舉逼人能置之否耶戒鄜珙之覆

轍念老朽之狂言在惟正

與羅冕 先生門人

得五月十九日手書具審比來侍奉吉慶
徒以老朽旦夕往來于心憂之深言之切
有如吾服周者乎老病不勝喪賴諸友之
助亡妣得安小廬山之兆迄今塋封粗畢
遣人去買藤縣木歸建塋前小屋為祭享
之所立祭田使人守之孝子欲報於親之
心如此而已耶痛哉無可議者矣溽暑不

可處近遷上碧玉西偏病勢稍輕於昔幸
未即死吾子無為老朽戚戚也官窶牛商
云於館中便畧此見區區不能悉

與鄭文吉

章之內兄羅經水母灣人金成之義主翁
也內兄存日窘甚棄其居第還車陂死無
子遺二妾女一居孀一在室其困日甚今
欲取來白沙恃愛 干瀆倘遇人船之便
先令金成走車陂取至廣搭附來白沙極

感極感頃者市瀝示之費遣人致之不及裁
謝

又

金成役者借勞一日盖有弗獲已者實恃
知愛瑣瀆為愧外氏零替之餘一坏土賴
以僅存雖在螟蛉吾敢藐焉公且隨力剪
拂之不但金成之德之也茶果盛惠前此
藥資感感不別裁謝山茗二裹表忱

與黎潛蕭淪 先生門人

先妣不幸卒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即日塋封甫畢穴在小廬山園新書舍旁某以衰疾執喪氣息奄奄如賓客知舊往來記一忘十間獨於潛也倫也思之不置二生之思我從可知矣愛之深言之切老朽何以答二生之拳拳發憤進步一日千里

與朱甘節

去秋別去不審何日至桂陽久不聞一耗甚懸懸也邵俊圭今遣家僮來問桂陽事

不知俊圭書中亦惟云寄到先大夫輓詩耳不審比來履况何以令伯母夫人泊諸昆季想皆納福勝常道遠無一便不得數奉問媿罪媿罪李世卿首夏自嘉魚來訪今尚留白沙與之語甘節真知人哉俊圭儼冬春間會白沙貴札可附來也餘不及弘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陳某再拜

與趙日新

久不見生一日得生手書如語予館中不

知其任羅城也去白沙幾年味生之言欲
再見白沙而不可得甚矣生不忘白沙也
憂病之餘泯泯默默可為他人言者念生
忠信之人可與共學然問之者未切告之
者無序生雖有求於我其何補於日用乎
賓陽陳掌教可人也可一通之餘不具某
復趙縣博足下

與太虛

太虛師真無累於外物無累於形骸矣儒

與釋不同其無累同也太虛尚能覓我於
衡山否耶別紙錄去舊稿試為我誦之章
非能言者太虛豈俟多言哉

與黃舉人

克仁久在制中某老病支離不堪走吊而
自抄秋感冒痿痺逾半年未嘗一近筆硯
手疏亦廢知罪知罪不審自罹荼毒至此
氣力何似希顏兄近會亦不數音耗閱然
如隔萬里良可慨也謹此上問起居不宣

謹啓

與鄭舉人

昔錢宣靖公推官同州有富民亡其女奴
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
事實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母共殺
女奴罪應死公疑其獄留數日不決錄事
詔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
謝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卒克富民父子
於死知州以公雪寃死者數人欲為論奏

其功於朝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
不寃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
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錄事詣公叩
頭請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
僕每讀書見此等事未嘗不嘆息古人用
意之厚而平生區區所存亦未多愧頃因
田土細故與足下誦足下遽賜之手札辭
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尺寸壤得足為
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已而曲在人斯自

白雲集卷五 五十四
下
慚耳僕非不願為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
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亮之而已

與鄧球 先生門人

韶廣相去未遠一問不通今幾年悵想無
已即日蒼頭至辱手書并惠米布諸物具
審雅履佳勝志業日新為慰某奉母之外
無他况惟益衰耳首夏湖廣嘉魚貢士李
承箕世鄉者過白沙甚聰明有文章留白
沙數月不忍別去議論間頗覺有益恨足

下不與同也眼中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
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文章功業然
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足下苟有見於此
幸甚幸甚章所欲告於足下者非尺牘能
盡之八月二十八日某拜復俊圭足下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萌田耕住以舊於
我佃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
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托通好

於李氏者委之唯唯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口與心違強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為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

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與李孔脩 先生門人

子長乳瘡當一場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三月而塋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為殯宮論者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哉未

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又

諸稿中間一二篇特好得詩人蹊徑趣亦
雋永異日當自知也餘多裝綴曖昧之疵
盖力未及而志願太高用心過苦故有此
病耳題目小序文理類多不通此不學之
過問東所

又

衡山之行無日矣今未發者候俊老至白

沙耳廬山之寓恐若又圖非不為子長計
之如此草草終無益於子長也頃者丘按
治自嶺右來云沈督亦已辦田廬作衡山
主人矣病雖未脫體甘不能久淹於此乎五
月二十一日

又

見示和送美宣太守詩不見如何主意大
槩類少年作老人語詞氣終別且其間下
語往來呼應無脉可尋詩貴融通妙密若

未理會得明白處遽然語此是躐等也如何如何

與范規 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托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

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行止非人所能頃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耶專此馳問儻蒙金諾先乞飛示早晚須一至精舍商量切望切望六月二日

與趙汝夔

即夜聞奔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劫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

義君子見幾而作時義當然幸自裁之勿
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奔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
多賀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
不審此語何謂前此收手教及克恭書感
嘆屢日九百且置之如心論只平生問學一
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恣入一身與天地參
立豈可不知自貴重口與逐逐者伍耶某

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
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粗康地方無
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
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
可憂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
西山克恭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
廢學子仁何日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
某自春間一病自汗到今尚未脫體臨紙
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辛卯後九月二日

某頓首

與何庭規

竹憲先生壽老母詩何忠愛爾耶李氏倫
長官吳斗南何子有暨未面諸進士先生
咸有作感慰無量謹此謝某百拜

與鍾百福

近來濟寧會潘留鶴先生益知吳錦衣之
為人矣獨恨未得一面耳百福在江湖多
交好人李承恩旦夕當見前在平江辱知

侍之厚皆百福所賜知感知感道途所經
諸拙作乏楮不能盡錄在敏廟詩用百福
意不必盡在敏但各指一事微顯闡幽取
其大者耳拙作寄奉錄在別紙求教舍姪
未至姑少俟灣上數日後方入城去就既
定五六月間或翺百福會淮二又幸也不
多及三月二十三日寓張家灣鄉末陳某
再拜百福先生鄉契淮中諸相接人乞一
一致意為感

又

連遣人候百福於玉河橋昨晚乃知北城
之寓不審何日入城也拙疾拘綴不得走
總戎府下憇德之忱形於詩百福從容語
及之至懇一二日能一過僧舍否懸望極
矣某白百福卿契

又

百福鄉契長路相思如共堂席僕鳴鶴無
補於時惟百福豪石磊落無適不可林緝

熙張廷實近過淮想共抵掌一笑前有拙
稿并雙履封留於總戎所清視為榮平江
三公子恨失一會為致此懇張仲諸揮使
通為申忱賤疾未平勉從紙筆不多及十
二月初九日陳某再拜

又

今日行李着舟以某百戶未至不得發專
使馳問來否河流將凍歸心如火此使還
即發舟矣十九夜郭縣舟中秉燭簡上百

福先生某再拜

又

渴想一叙適令舍姪造請今晚或明日得
一顧寒寓至禱某又言嘉貺足感多愛

與張聲遠先生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
沉浮一列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
捷否不足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孑然客
帝京忍寒餓二十年為母家不去誠亦可

憫萬一了此心事不車入吳即南走羅浮
與兒輩卜上四百峯頭采薇亦可供也謾
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一一辛卯
閏九月二十六日某白

又

得正月十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
居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為達
填溝壑為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
尊卑疾病盈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况於

東吾反葬水陸數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
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朋友道缺昔人所
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一二粗知抑
皆所謂旋渦裏佛不能掬落水羅漢奈何
柰何情切事違心適人遠撫紙興懷徒增
悲忤惟亮察不具壬辰五月十八日陳某
書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喻欲為小孫田

議婚以平鄉之孫女平鄉善士與古愚先
兄游處亦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
誤好事多魔於是叩諸耆得大過之豫蓋
吉占也未審果如尊意否夫量才求配聞
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輩癡孫疑未中
東床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隣之憂是以未
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幾為
是一來倘不以踈外見疑拱候拱俟九月
十一日

與陳德禎

聞近被繫郡獄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
察想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忝數也勿過
為隕越人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
奈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為禱七月八日

復陳冕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
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
云有命然便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

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
耶如莆中舉子多真舉子與僥倖尋常者
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辭誦伊川之言
以自解可以無愧矣余不悉

與馬玄真

趙壽卿助建丁明府祠又捨田十二畝以
供祀事與厓山破百數金作慈元后廟乃
其素心諸友咸為賦詩謁世卿文以賀之
非徒見作廟之人實以表前令之愛於無

窮在足下宜有高作非專為趙生也不可
不告惟尊裁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贏粟以畜其妻
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
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
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
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
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為童與生

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絕望於我矣
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斃而後已生與
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
復制中不具

又

三四十十年舊游洞落殆盡吾老甚吾子想
亦衰矣別去幾時齒髮比舊何如願一見
也奉綿紙五十番收用

與容一之 先生門人

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予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也昨晚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

報札為此一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况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此行柰何柰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踈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徃徃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也此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

今思之但有慙負而已奈何奈何先妣墓
即日塋封粗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為祭享
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
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
者安在耶困於前限於分蓋亦無可議矣
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
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為我謀
也付之一嘆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答易隱求

累歲辱魚苗之惠所耗多矣感忤感忤今
此所與復萬餘尾畜之小池得無口衆食
寡之患乎老拙不善謀生如此者非一日
方欲求濟於仁者而暇為蟲魚憂哉呵呵
細茗尤佳惠愧無以報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為天理萬物
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
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

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
為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
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
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令真福往候以
此能一開目否

又

貞父不幸早世貞卒成立貞有母也有母
而無年貞之不得於天也奈何奈何衰疾
未由躬慰臨紙悵惋

與容彥文

蒼頭來具詢尊翁貴恙比舊又增懸切懸
切病軀不可動兒輩近營書舍忙甚未得
遣問愧何如也盡松未題馮得俟後取章
白

與容珪

某小恙不足慮旦夕耿耿正為瘡憂耳得
此耗甚喜甚喜但須仍以小愈為戒懼尋
醫合藥檢方凡百可以療此疾者悉心圖

之至囑至囑壬辰二月二十八日書付容
生

與琴月先生

病者馮稅興求療於華岳門下恐不得進
假僕為先容公必以濟人為心此亦可濟
矣章白

與陳秉常 先生門人

秉常不春試永豐之使不在吳璉秉常幸
圖之一見羅殿元亦不枉了章一日書與
陳生

又

久遠風采渴想話言偶得便舟託以載子

儻無急故庶幾一來幸幸十月二十五日
章書奉秉常

又

蒙謗大矣前有一簡與彭推府轉達府主
未審能至否秉常可速入省謁彭詳說其
事或士友中能扶持公道秉常其盡心焉
事始末問公學二十八日章書

又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真情苦語

足仞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
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
木為祭享之室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
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大者
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蓋亦無可議者矣
到京見定山先生潘特用姜主事問我以
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老朽
檢閱未得且置之病思多言念吾子遠別
聊復此耳遂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

山慈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其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 先生門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百仙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學肆甚但恐未失不立背未障然難勝敵希益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輩皆漩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稀養草果神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說秀才弘治丁巳秋

九月二十日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為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亦有能獨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弘治癸丑臘十二日某疏上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其老兄動定其通夕為之不能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三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為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飢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為之不可不知也

據景雲所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也蓋深省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某等辛卯四月日

又

賤軀失養百病叢生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氣之術試於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

為始以家事權屬之 老母非大賓客令
諸兒管得及光宇未復白沙借尋樂齋靜
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光宇決策往青湖
則此屋亦須有分付某將來却是東道非
僦屋人矣呵呵辛卯四月日

又

今晚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
賤疾又作遂辭去晡時螟姪歸自南山具
審比日遺恙增劇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

善類耶未可知也陳后山之詩一時人皆
不好獨山谷與坡翁知之卒能行於世后
山亦到今不死夫苟有可恃雖死可也况
未必死乎不具辛卯月日某白光宇侍史

與陳德雍

某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
與德雍先生寫中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
笑語坐佛塔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
在夢也乃 如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

入華胥焉。一不可見一恍惚既不可得則
又歎清江一水我遠德雍今存亡不可知
况欲與之。耶某別後况味如昨但年
來益為虛名。舌應接既多殊妨行樂耳
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亦且
不果男女一大。化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
凝滯其如野性難拘尋欲振奮一出又未
能也德雍老矣願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
言否乎臨紙不勝悵惘某頓首辛卯月日

與陳剩夫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
卧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
慨血肉之為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
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廢
裁答用布匪朝之忱於左右也某頓首華
宗布衣先生持八

與李德子

某聞古之黨之。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

者今犬之殖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
送鬻也不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恥何所
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
某何敢不從脫尚未免芥蒂人言則若崇
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異時資送之未白
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幸甚凡
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
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釵與幣易之而侑
以羊酒不審以為何如

又

別紙乞恕專擅聞老兄近復做館禪林靜
坐此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
判了一箇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
更穩帖無疑否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
中亦被聒噪情緒無歡大抵吾人所學正
欲事事點檢今一承之中尊卑老少咸
在才點檢已者抑之以義則
啾和好之情必欲事理至當而

又無所忤
別生 乘
而去之祇是
婚嫁在眼不能
益又一切裁之
有所不堪亦
僕賣文以自活
如此亦且不免
而此貴此時則

夫如此積漸日久恐
也將求其病根所在
給 其日用諸兒女
責望在已既無可增
我伴不得妄求此常情
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
時甚卑其說據今事勢
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
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

耳老兄幸為我
不道惟心照矣
先生侍史

三壽之此語非相知深者
二月十三日某拜德字

與潘徐二

去冬得二生手
時一發歎後生
轉瞬來便都
鞭策將來伎倆
何蕭先生書

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
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
四十不自激昂不自
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
細生近聘岳家甥女可喜

可喜然自是事矣拙者正在不了中
自曉事者必不憂也呵呵壬辰五
月十四日石齋書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
伯樂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
人夢卜人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
馳賀餘不具端午日白沙某頓首

與林蒙菴

某啓不聞問矣忽得手書讀之恍然若
蒙庵之登我也昔者嘗一造蒙菴於京
師則拜蒙庵思蒙菴而不見見蒙菴之
書則拜其書對蒙菴焉嗚呼可勝慰哉
賢者之愛人也期于德不賢者之愛人也
期于姑息讀菴之書知蒙菴之愛我亦
如我之愛蒙菴也雖然有甚愛者有甚憂
也蒙菴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自
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

憂其亦有以異乎蒙菴官于

朝也則行乎
明傑之居山

林也則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
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已
在人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已者而亦
為人憂克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
人者僕皆有慕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
出處之殊也蒙菴所稱胡提學亦如蒙菴
之憂者也彼其意以為古之道不徵于今
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時者之所

圖也其為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勢其
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
苟非其為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
提學之心本然也蒙菴置之勿言可也古
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
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
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夫往來音問之
有無各隨所感感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
乎情不弛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

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也持
此以廣蒙養之意何如癸巳四月廿六日
某再拜蒙菴先生閣下

與時矩 先生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
吾自信吾自勉日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
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
為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
之者天地與順一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

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
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畧
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總覺便
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
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
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
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矩不幸遭此痛極

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為怨
何者為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校計
其短長非耶溝塹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
而獨留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
恐一事不底于道其能合於親者幾何吾
重為時矩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吊惟強
粥自大不宣壬辰五月三日石齋書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儻侗與吾

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
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
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脚一差立
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
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首奉去可一閱
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著落却
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復錢驛丞

某疏足下限於官守不遑下吊遠枉香幣

致莫于亡母几筵某不勝哀感之至虞祔
之間塋封未畢不知所裁謝慙負益深未
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月日某稽
顙上疏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鬪矣老衰無能為援請竭端末
利害為子籌之知貪得之為害絕禍於未
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
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

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家日耗殺人以爭
而寃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違鈞石
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己舍之
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立於
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
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于
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
零亂脫落無復芥蒂之跡因敗成功此又
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

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某字與伯
欽秀才五月十九日

又

葫蘆甚美山厨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
近欲遷居木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
角就田而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
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
間閑來一話

又

縣郭居第相連適年火患恒多今北風日
盛當為豫防之計伯欽宜及此時就殯如
或拘泥風水之說且移殯海山然後圖葬
可也太夫人年高舉履難尤宜防慎麾臨
兄弟將老朽此意再三申達太夫人前明
日舁轎子接來白沙至開春還橋在此在
彼老人亦何所不可也區區不勝憂戀之
至諒之裁之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
手校便為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
竒者敢不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
即如對面耿耿達旦九月二日古岡某頓
首舜絃先生閣下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既不獲披接
又不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
生過白沙青燈叙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

惓惓以為已之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
領誨言不勝感感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
固所未及諸君方急於秋試區區迂闊之
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君而謂吾
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諸君
之留意焉某再拜庠中列位俊游幸卯月
日

與僧文定

僧文定言來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

蓋廣僧中之知名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
是非之不見察也懇予為白之子以邑主
楊侯公明必不妄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
干謁人之戒久而不可破文定從西方之
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為外物榮
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
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耒三十年何曾長
揖長官前山僧了西來意不把形骸乞
世憐

慰馬然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奇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哭
之連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
者焉郊為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為
造物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終必
有鳳雛麟種降為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答諸庸文

某疏一瓣香一端帛交於未識面之前不
肖孤所不堪况莫文之盡羨耶某謹以此

月八日奉聖亡妣于小廬山之陽虞祔之間塋封未畢不知所裁謝某無任哀感慙負之至未由號訴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慰鍾五

令兄竟為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着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徃此紙惟足

下亮之六月十二日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大夫人几慙何得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比發去交州訃否褒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柰何柰何老母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緝熙行時云到部

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春四越
月矣授以山東兗州府教授然後奏請便
親冢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
而默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
孰信之宜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冢宰見
怪假令不病將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
耶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
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烏
乎惜哉

白沙先生全集卷之五

程